



百家笔会

荔枝花海

□ 劳家丰

漫步在荔枝花海,花香与果香交织成一首甜蜜的交响曲,沁人心脾。看着村民们幸福的笑容,欣赏着乡村的美丽蜕变,我能真切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生机与活力。



啖枇杷 谈枇杷

□ 方华

初夏之日去乡下,远远地,就见那熟悉的院落有一抹耀眼的金黄。及至走近,看清是一树枇杷正在黄熟,真是赶上了好口福。

亲眷从树上现摘下一盘枇杷,洗净,端上来。那带着水珠的灿灿如光洁如蜡的果子,未及入口,就已诱人水了。

与亲友品着酸甜的枇杷,拉家常,话桑麻。闲适之余,想起苏轼的诗句:“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杨梅尚带酸。”曾经有人问苏轼,卢橘是什么?苏轼答:枇杷是也。一些典籍里也注解:枇杷,一名卢橘。其实,这都是文人的误解误传。本草专家李时珍即予更正:“注《文选》者,以枇杷为卢橘,误矣。”

只是,为何将此果子称为枇杷,我不得其解,于是向乡人请教。

亲戚拿起一把水果刀,将盘中的一枚果子一切两半,说:你看,这一切的半个枇杷像不像乐器琵琶?一眼看去,那一半枇杷还真十分类似一把超微型的琵琶。原来,枇杷就是借琵琶之音而来啊。

亲戚还与我讲起一个小笑话。说过去有一个读书不多的人,差人送枇杷给一秀才朋友,并附函:送上琵琶一篮云云。秀才收到枇杷和字条,一笑,提笔回书一封给差人带回。打开一看,是一首打油诗,诗曰:“枇杷不是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诗虽俏皮,但若不是很好的朋友,如此一面吃着人家送来的美果,一面调笑,还真让人觉得不是滋味呢。或许这位秀才也不知道,此枇杷就是借琵琶之形之音呢。

医典《本草新编》记述:“枇杷叶,味苦,气平,无毒。入肺经,止咳喘,下气,除呕啰不已,亦解口渴。”住在城中,偶遇伤风咳嗽,也经常到药店去买一些川贝液,枇杷止咳露之类。我知道这些药剂也就是以枇杷叶为主要成分熬制而成。于是,亲戚让我多多的采一些叶片回去,放在家中备用。笑说:“这是纯天然民间药品,真正的绿色无污染无副作用,省钱又治病。”

亲戚告知,院里的这棵枇杷树是十几年前的一次吃枇杷,吐核于院角自生而来。平时从不维护,却茁壮生长,结果丰硕。不像它身旁的几棵桃树,修枝施肥,精心养护,却枝头青果稀疏。真应了“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明代沈周有枇杷诗云:“谁铸黄金三百斤,弹胎微湿露津津。从今抵鹊何消玉,更有饕餮沁齿寒。”黄金天铸,美味天生。然世间万事万物自有其机缘和生趣,就像我偶遇的口福,像这棵偶生的枇杷。

不记得什么时候,好友馈赠了一瓶虾酱,被我一直搁置在冰箱里。有一天下班刚回到家,爱人微笑着说:“今晚有美味的菜肴,什么好菜呀?”我高兴地问她。她用手指了指餐桌上的砂锅。我急忙打开盖子,原来是虾酱焖五花肉。那一刻,一股鲜香的味道飘满屋里,我的味蕾瞬间被点燃,久违的家乡味道唤醒了温暖的回忆。

虾酱是家乡的味道,更是藏在异乡游子内心挥之不去的乡愁。它醇厚、鲜香的味道,宛如母亲的爱,值得我用一生细细品尝……

小满过后

(外一首)

■ 李志胜

大麦很少在烈日下亮剑
更多土壤
让位于暑风劲吹的兄弟
锋芒毕露,早已是不发芽的
陈谷子
低调入世,立世
不知道未来能否横空出世
种下一棵心愿,比降服
一群刺头还难
收割,摔打,研磨,造型,流放
小麦成佛的时候
芒种的你也已成精
——众多的泰家后生为你饯行

柿柿如意

父母种的柿树悉数挂果
接纳柿树的小院
明亮、宽敞
中午吃凉面余的念想
被喜欢吃大米的妻“偷梁换柱”
好在几盘下酒的菜
与枝头的青柿子打着旗语
晴暖气息,随着扑闪的光亮
获准入室
所有的言语不再需要介词
定语和艺术字
最美花絮,当属啪啪拍照的
小外甥
他的“六一”礼物
初步定为一部华为手机

蜜桔的心事

(外一首)

■ 刘福申

到黄岩吃橘去
三五好友相约
几个五大三粗的北方汉子
展开了一场说吃就吃的旅行
一盘盘金黄的蜜桔
绿色叶片上垂露的蜜桔
几双贪婪的眼睛
赤裸裸的在月夜里放光
不知是谁无法抗拒诱惑
轻轻地褪去蜜桔的外衣
十二瓣水灵灵的橘瓣
如金色的莲花在星空下绽放
今夜我把蜜桔的心事藏进记忆
只为欣赏
谁都不提睡觉的事

橘林唱晚

有风吹来
香气弥漫天地
橘林里的橘花
跳动着一团团白色的火焰
多少不可言说的心事
被头上的雪白燃烧成甜蜜
即使在橘林里穿行
也要躬下身
顺从你的意志
这世界就属于我
不想让星星点灯
来为我照亮
闻到的一切
比看到的一切更真实
在橘林我们都会成为盲目的人
不需要方向才会找到方向
每一朵橘花都是我的芬芳
每一棵橘树都是我的信仰
夜色给我以更高的自由
我还夜色以痴情
万亩橘林万亩风情
万亩橘林万亩春天

荔枝园里“妃子笑”

□ 魏有恒

阳光和雨水交替的五月,是海南荔枝成熟的季节。当月下旬的一天,我们走进澄迈县大丰镇金马大道旁的一个荔枝园,体验采摘荔枝的乐趣。

游客参与农作物采摘,是近年来时髦的旅游方式。各地作物采摘的规则略有不同,大多是游客一次性缴纳若干进园费用,在园里可以吃个够,如果吃了还想吃,也可以优惠的价格购买自己采摘的农作物带出果园。

参与荔枝园采摘的游客挺多。我们排队进园时,从园里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惹得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撩拨着,恨不得立即飞进园中去。

终于进入了园里,只见几十亩“妃子笑”荔枝园生机勃勃,每一棵荔枝树都撑开一大团黛绿,茂密的枝叶间,一簇簇荔枝挂满枝头,在微风的吹拂中,频频晃动,仿佛在向游客暗示:“来摘我吧,来摘我吧!”

理的藩篱,声名远扬。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八方客人慕名而来。曾经默默无闻的永兴镇,成为了海口旅游的热门打卡地。

荔枝花海,已然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它代表着海南岛那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在最贫瘠、最荒芜的火山岩上,开出最繁盛、最绚烂的花朵,结出最甜美、最诱人的果实。这是生命在绝境中绽放的奇迹,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仿佛在向世界宣告:只要有希望,再艰难的环境也能孕育出美好。

永兴的荔枝,甜得让人陶醉。尤其是那声名远扬的“荔枝王”,个头硕大饱满,果肉厚实多汁,果核却小巧玲珑。村民们说,永兴荔枝的种植历史能追溯到唐代。千年

来,荔枝树就像一位位沉默的长者,静静伫立在这片土地上,见证了这里的兴衰荣辱、岁月变迁。古屋前,几株百年荔枝老树依然挺拔如松,它们粗糙树干上的斑驳痕迹,是岁月留下的独特印记,无声地诉说着一个个古老而动人的故事。村民们在庭院中栽种下荔枝树,种下的不仅仅是果树,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与传承,是对这片土地难以割舍的情怀。

在这里,荔枝早已超越了单纯农产品的范畴,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正如村民们所说:“我们的根就像荔枝树的根,深深扎在这片火山岩里。”它是记忆的载体,是情感的寄托,承载着一代又一代永兴人的梦想与希望。

在一棵树上摘,应该多选几棵树,领略不同树上的荔枝不同的味道。我觉得奇怪,难道同一个园子里的荔枝,味道还不一样?

于是,我不停地在园里走,在不同的树上摘下红透的荔枝吃。果然,各树有各样的味道:有的甘甜酸爽,有的甜脆清香,有的味道寡淡,有的味道浓烈……原来,由于光照条件、通风状况、生长位置、树体差异等因素,都会对荔枝产生影响。

真没想到,采摘荔枝也有这么多的学问。我们在满足了口腹之欲,又采摘了带回去的荔枝后,意犹未尽地走出了荔枝园。

澄迈县的朋友告诉我们,大丰镇近年来大力发展荔枝产业,已成为该镇主要的热带水果,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优质高效农业之一。

此次采摘荔枝,我们不仅在荔枝园里收获了快乐,也为大丰人民的好年景而高兴。

荔枝园里,游客并不少。有一家子,有一对对情侣的,还有内地来的游客,更多的是年轻的妈妈领着孩子在荔枝树下流连、品尝。

有的游客面对一棵棵挂满了果实的荔枝树,左瞧右瞧,觉得这棵树挂果多,又觉得那棵树挂果多,犹豫着该摘哪一棵树上的荔枝;情侣们则喜欢拍照,总爱选在硕果累累的荔枝树下,摆出各种优美亲密的姿势,与荔枝来个甜蜜合影;孩子们则手拿一小撮荔枝,在果园中跑着闹着,让年轻的妈妈怎么也追不上……

我被人们兴致勃勃的情绪感染,也从身边的树上选了一颗红中透紫、果肉饱满的荔枝,剥开外壳,放进嘴里轻轻一咬,一股清甜的汁液便充满了口腔,咀嚼几下,浓郁的香气滋润着味蕾,令人心身愉悦。

来荔枝园之前,有过采摘经验的朋友告知我,进园后不要总

亲情家事

钥匙

□ 董恩兵

家中的抽屉深处,静静躺着一把老式铜钥匙,岁月在其表面刻画出斑驳的痕迹,却磨灭不了它在我生命中的分量。这把钥匙,是三十多年前父亲郑重交到我手中时,我便深知它承载着深沉的爱与殷切期望,那是一把开启人生之门的“密钥”。

犹记年幼时,家里的老宅门锁陈旧,而这把铜钥匙与之形影不离。父亲常在晨曦微露时,从上衣口袋掏出钥匙,轻轻一拧,开启新一天的生活。那清脆的“咔嚓”声,仿若时光的奏鸣曲,开启了我懵懂岁月里对家的初步认知。父亲粗糙的手掌包裹着钥匙,递到我手中时,语重心长地说:“孩子,这把钥匙就交给你了,守好这个家。”彼时的我尚不懂这话的深重,只觉得手中钥匙凉凉的、沉甸甸的。

背井离乡求学,临行前夜,月色如水。父亲在昏黄灯光下,将那把被岁月雕琢得愈发古朴的铜钥匙塞进我的行囊。那一刻,我读懂了其中深意。它像一位无言的导师,提醒我在陌生城市的漂泊中,时刻铭记身后有座温暖的港湾,那是心灵的归处。初入校园,面对迥异的环境与全新挑战,每当我被思乡情绪裹挟,从行囊中取出钥匙,轻抚上面的纹理,便觉父亲的目光穿越千里,给予我力量与

慰藉。它见证我从青涩少年在异乡摸爬滚打,逐渐褪去青涩,学会独立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

步入社会的闯荡之路,荆棘丛生。初入职场,我怀揣着那把铜钥匙,它如同我的“护身符”。在遭遇挫折、被现实打击得遍体鳞伤时,钥匙承载的爱给予我重拾信心的勇气。它提醒我,无论走得多远,都有一个家,有父亲的爱为我兜底。那铜钥匙上的包浆,是我成长的勋章,记录着我在挫折中磨砺出的坚韧。每当我用它开启小屋的门,就仿佛开启一道希望之门,让我坚信苦难总会过去,曙光必将到来。

若干年后,我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手中新钥匙崭新锃亮。可旧铜钥匙始终被我珍藏,它是过往岁月的掌纹,牵连着我与故乡、与父亲的血脉亲情。父亲渐老,白发丛生,可他望着我,眼神里满是欣慰。我深知,这把铜钥匙已然成为一种精神图腾,时刻告诫我,在岁月的长河中,初心不能忘,亲情不可弃。

而今,当我为人父母,将一把新钥匙交到孩子手中,过往种种如潮水般涌来。我仿佛看到父亲当年的身影,也领悟到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传承,这钥匙背后承载的爱,将如接力棒般,在家族血脉中代代相传。

琼岛风情

虾酱

□ 吉才惠

几个月前,好友从家乡捎来一瓶虾酱。好多年不见虾酱了,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瓶盖,一股浓郁的味道扑鼻而来。那些流淌在舌尖上的记忆穿越时光,别样的情愫瞬间在我的心海里荡漾……

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虾酱就是一种地域性的食品。当年在三亚崖城至乐东沿海地区,家家户户都掌握腌制虾酱的技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乡亲们的一日三餐都离不开虾酱。

时至今日,我还清晰地记得,每年初夏,忙完田间地头的农活后,村里的乡亲们就一起商量腌制虾酱的事宜。莺歌海位于乐东西南部,渔港盛产优质的海产品,其中的红壳虾负有盛名,它是腌制虾酱的上等原料。家乡赖昌村距离莺歌海渔港有二三十公里的路程,当年交通条件落后,运力不足。考虑到往返的因素,乡亲们都是在凌晨四点多就挑着箩筐徒步出发。大家结伴同行,一路上洒下的笑声驱散了疲劳,在天亮之时到达莺歌海渔港。当年还没有冰块冷冻,买好新鲜的红壳小虾后,为避免天气炎热导致小虾腐烂变质,乡亲们忍着饥饿挑着重担匆匆往家里赶。由于长时间徒步行走,母亲的双脚磨出了血泡。回到家里,母亲一边擦汗,一边对

我们说:“咱家很快就能吃上虾酱,再也不用担心生活问题了……”此情此景,我的内心像被刺扎了一样,久久不能释怀。

吃过午饭,还来不及休息,母亲连忙用筷子把小虾中的杂质以及其他杂质夹出来。这是一件费时费工的细活。天气闷热,汗水浸透了母亲的衣服。我赶紧找来扇子给母亲扇风,姐姐和妹妹也不甘落后,主动当起母亲的“小帮手”。小虾清理干净后,母亲用力捏干其中的水分,加入适量的海盐、姜片等,倒入石臼中用木制的杵杵捣烂成虾泥,再用勺子舀到土罐里压实、储藏。经过腌制、发酵、日晒等工序,如果虾酱的颜色紫红,呈黏糊状,气味鲜香,才能意味着虾酱的制作“大功告成”。忙了好多天,母亲用辛勤的劳作作为家里储备生活的必需食品,一家人的吃喝也才有了着落。

儿时农村生活困难,饭桌上几乎每天都离不开虾酱这道菜。可是再好吃的食物吃多了,也会感觉到腻烦。为了逃避吃虾酱,有时候宁可吃盐巴拌饭,也不会对虾酱动一下筷子。时间久了,换来父母的一顿数落,甚至挨上父亲的“棍棒教育”。就这样,虾酱陪伴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的时光。后来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工作,虾酱和我渐行渐远,直至一度消失在我的生活中。